



赴难天兵

FuNanTianBing

解放军出版社

于波 著



赴难天兵

FuNanTianBing

于波 著

解放军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赴难天兵/于波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5065 - 5787 - 0

I. 赴... II. 于...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3468 号

赴 难 天 兵

作 者:于 波

责任编辑:吴述波

封面设计:阎可钦

责任校对:肖 寒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k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1/16

字 数:330 千字

印 张:19.625

印 数:1 - 5500 册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5 - 5787 - 0

定 价:3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悲壮出征	(1)
记住这极其残酷的黑色日子	(1)
赤胆忠心,奔赴危机重重的前线	(10)
穿云破雾,一个飞翔的指挥部	(19)
十五勇士,举世皆惊的一跳	(26)
第二章 鏖战废墟	(33)
争分夺秒地救人、救人、救人	(33)
舍生忘死地挺进、挺进、挺进	(52)
血泪鏖兵,唯愿每朵花儿不夭折	(60)
生死时速,迎着烈火毒气扑上去	(66)
生命因使命而无比坚强	(72)
亲情因灾情而再度升华	(76)
一支支继往开来的英雄连队	(85)
在死亡线上赢得新的生命	(113)
大劫难之中的古刹钟声	(125)
第三章 转移群众	(134)
上甘岭精神,在小木岭生根开花	(134)
超越极限,开辟空中救命线	(149)
子弟兵真情,深深感动众乡亲	(160)
一枚徽章:“我是党员跟我来!”	(166)
几堆篝火,点燃绵远河畔的黎明	(169)
欢乐谷,荡起劫后余生的笑	(173)



五桂坪,往返数日的大搬迁	(182)
风雨兼程,多路救援在艰难拓展	(188)
生命接力赛,从深山向蓝天延伸	(199)
一双双铁肩结成畅通无阻的路	(205)
 第四章 抢修道路	(213)
铁血男儿,筑一条蜀道上青天	(213)
天堑上,飞架“军民连心桥”	(218)
深山中,打通“什红”生命线	(225)
一条不断穿越时空的连心路	(228)
“轰隆隆!”又一曲战歌唱凯旋	(232)
两地相思,但愿万家得团圆	(236)
 第五章 重建家园	(245)
废墟上,树立新生活的信心	(246)
堰塞湖畔,临危闯来了突击队	(248)
铁打的纪律,不变的老传统	(250)
一脉鱼水深情,满怀大爱之心	(257)
新生的校园,军旗下的希望	(262)
防疫战,悄然而又迅速地展开	(274)
一次次危机,牵动一颗颗赤子心	(279)
昼夜苦战,只为灾区群众安居乐业	(288)
新村、新街、新居、新气象	(297)
 后 记	(303)

第一章 悲壮出征

记住这极其残酷的黑色日子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让13亿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就是这惊天动地的一瞬间。

一瞬千秋。千秋青史,该锤凿斧刻的一笔,往往发生在极其悲壮的时刻。

这一天,确切地说,是这一天14时28分之前,天府之国悠悠然自得其乐,任草长莺飞,花开花落,小日子是那么安逸而又祥和。

事先几乎没有任何征兆,我们的地震仪器都仿佛睡着了。

只有军人的神经末梢,还醒着。

军人从来是赴难的。这难,一是天灾,二是人祸。

在没有战争的日子里,如果再没有别的意外的话,那么野战部队的军人也能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5月11日(星期日)傍晚,空降兵某部一个连队指导员骑上自行车,乐颠颠地跑到超市买了大包小包的营养品,要回家去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妻子。身为警察的妻子,平日里忙得几乎顾不上家务事,腹中的小宝宝也得不到特殊照顾。算起来,她的预产期只剩下10天了。怀孕期间的女人,特别需要丈夫的照顾和疼爱,然而他实在是爱莫能助的,平日里在军营总是双眼一睁忙到熄灯,难得有时间回家去看看。这个周末,好歹找到一个机会,可以向妻子略表寸心了。是夜,他轻轻抚摸着妻子高高隆起的腹部,极尽温存地体现着他的爱,他的愧疚,他的期待。他说他要做一个最好的丈夫,最称职的护士,好好照顾即将生产的妻子。妻子舒心地笑了,又轻轻叹息一声:“谢天谢地,总算盼来你这么一句话。”

他怎么也想不到,异常可怕的大劫难正在逼近。

当天下午,死神的脚步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空降兵某部一位身患癌症的



班长，还忘情地摸爬滚打在军事训练场上，他打算将全天候优秀伞兵称号收入囊中，再去医院与自己的恶性肿瘤作斗争。是的，他已经在师、军两级的专业比武中三次夺冠，荣立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这一次，他的训练成绩又是名列前茅，再次一举夺冠的殊荣已经指日可待。如果能再获一枚军功章，他想请上几天探亲假，回家去看看老母亲。是的，他特别想治愈自己的疾病，特别想念羸弱多病的母亲。母亲盼望着久别的游子，可以说是望眼欲穿了。他的家，就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距地震中心大约是 152 公里。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家乡突然山崩地裂，变成一片废墟了。

这两个故事，前者意味着生，而后者意味着死。前者指导员，心中充满对新生命的期待；后者士兵，心中充满对生命的眷恋。

国难当头，他们该怎么办？

指导员和士兵，当然都是有名字的。而此处，我只称呼他们：空降兵！因为，他们代表着一个气吞山河的兵种。

他们的真名实姓，会出现在后来的故事中。

而此刻，举世皆惊的大地震发生了！

——天塌地陷，那种地狱般的恐怖，该如何形容？

我曾全景式记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联想起 1945 年 8 月 6 日上午 8 时许，那枚在日本广岛轰然爆炸的原子弹——

“伊诺拉·盖伊”号战机的弹舱打开了，五吨重的“小男孩”轻轻摇晃一下便坠下去。

广岛人看见降落伞下迸发出极其强烈的闪光，紧接着就是惊天动地的大爆炸。顷刻之间，全市卷起一片巨大的烟尘云雾，广岛被漆黑的可怕烟幕笼罩起来，接着升起无数根烟柱，伴随着奇异的大震动，比台风还猛烈的冲击波在瞬息之间就夷平了大片大片的建筑物……

大地震与原子弹爆炸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产生异常强烈的冲击波，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大劫难。不同的是一个从地下来，另一个从天上来；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人为的。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尽管前者没有光辐射和核沾染，但它的强度和烈度是人类难以预测和无法控制的，它与原子弹孰强孰弱的内在原因，只取决于各自所拥有的能量。

而里氏 8.0 级的大地震，能量又是多少？

据有关专家推断，它相当于 400 枚炸毁广岛的原子弹，同时在 10 公里深的

地幔中爆炸。

在地震中心汶川，一个看不见的恶魔突然一跃而起，撞破所罗门瓶子似的地幔，直捣汶川的映秀镇。地震波以每秒3公里的速度，奔向龙门山断裂带，奔向绵竹、北川、青川、都江堰、什邡、绵阳、平武……

顷刻间，地裂山崩，乱石纷飞，山滑坡了，水倒流了，路断了，数不清的村舍和楼房都坍塌了，有些农家被滑落的山体悉数掩埋了，有些居民楼的底层沉陷下去只残存半扇窗子，有些学校将隐藏着的人祸暴露无遗，它们的教学楼从顶层一垮到底，凄厉的尖叫声从废墟下传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大地震第一天就有7651人遇难。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强震以汶川为圆心，向四面八方迅速扩展，半径长达2000余公里，重灾区超过10万平方公里，殃及甘肃、宁夏、青海、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云南、湖南、湖北等地，甚至波及到越南、泰国。

而心灵上的震撼，可以说牵动了全球。

大地震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专机，一边迎着风雨飞往四川成都，一边研究如何展开抢险救灾工作。晚上，中共中央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和部署了抗震救灾的全面工作。根据胡总书记“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的指示，会议决定，立即出动陆军、空军、海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民兵及预备役队伍，以最快时速奔赴灾区。由于重灾区的道路中断、通讯中断、电力中断，温总理要求部队指战员克服一切困难，就是步行也要尽快进入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早一秒进入受灾地区，就能早一秒抢救生命。

于是，13万子弟兵旋即行动起来了。

在临危受命的部队中，有一支被誉为“天兵天将”的雄兵，它的战绩和声威由来已久了。在这支大军猎猎飞扬的旗帜下，挺进着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的“红三连”、“常胜模范连”、“上甘岭特功八连”、“黄继光连”……有一部电影名叫《冲出亚马逊》，描述了我国空降兵战士在国外死亡地区顽强拼搏的故事，其中两个真实的人物原型，就是来自这支部队的王亚林和扈华国。

我们的空降兵，一向英勇、顽强而又神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因此，每逢国家遇到重大灾难和变故的时候，最高统帅部总是喜欢使用这支机动性和战斗力都很强的部队。

实际上，就在5月12日下午，当来自汶川的地震波传到湖北时，作为空降兵一军之长，王维山将军一下子就警觉起来了。他的应急作战的神经十分敏



感,可以说是一种条件反射,什么时候要用空降兵去冲锋陷阵,凭本能他就可以大略猜测出来。不过,当时还不知地震中心在何方,它的严重程度又怎样。

当天16时许,一听到来自军委空军的电话铃声,王维山将军马上意识到,空降兵很可能要紧急出动了。

电话传达的预令是:空军、空降兵各部队等待命令。

此时还没有下达具体的任务,但王维山将军相信自己的预感是错不了的,这可以说是经验之谈。他当即下令:部队马上进入全面准备状态,不管要不要伞降,每个人要事先叠好伞,充分做好其他准备,以便随时能够登机出航。

13日凌晨3点半,军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立马传达上级关于抗震救灾的指示,以最快的时速做出部署并通知各师团。王维山将军是河北人,当年邢台地震使他记忆犹新,深知这样的灾难有多么严重。他要求每个指战员,必须戴上头盔,穿上伞鞋,能背的东西都准备好。因为,重灾区肯定会路断桥垮,房倒屋塌,车也只能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到那时就必须徒步跋涉了。

举轻若重,心细如丝,是将军用兵的另一种个性,可以说与举重若轻、虚怀若谷相反相成。在赵以良政委扼要地讲了对政治工作的要求后,王维山将军又说:“各部队要带上3天的熟食,7天的生食,埋锅造饭的家什都背上,要做好长期苦战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带上铁锹和大镐,准备到废墟上救人!”

一席话,说得大家频频点头。

王维山将军斩钉截铁地一挥手:“上!”

一个字,可谓雷霆万钧,可令万箭齐发。

全军每个师、团、营、连,每个人都完全处于紧急临战状态。

早上5点,王维山将军匆匆推开家门,提上一只箱子,换上迷彩服就走。妻子心疼地望着他的背影,可是能说什么呢,她已经陪同他走过了大半生,深知他那种不屈不挠的品性,甭说是他一夜未眠,就是一周不合眼,只要是他认定了的事,谁都很难劝说得了。

这位年近花甲的将军,倘若不是在刀出鞘箭上弦的临战之时,他往往是胸中有雄兵而脸上仍从容的,那就叫含威而不露。不少人都说他带兵很严,颇有冷峻而果决的将帅之风,然而人性往往是复杂而又擅变的。譬如一座山,从这边看是壁立千仞,不可逾越,从那边看却是山势舒缓,曲径通幽,这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道理。在我看来,他平日里犹如一个可亲可敬的长兄,谦谦之风中透着那种饱经世故的大度,而他毅然挥师于千里之外的雄姿,更具有一个指挥员强大的感召力。当他用亲切而信任的目光注视着你时,或许你会心甘情愿地

为此而去冲锋陷阵,他指向哪里你就要打到哪里。

而与他一同工作的赵以良政委,既有审时度势、配合默契的心智,又颇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韬略。他强调,不管遇到什么艰险,攻心为上;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要将政治思想工作贯彻始终。他认为,眼下的劲敌有两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自然灾害,而看不见的是私心杂念。只有一边战胜抢险救灾中的艰难困苦,一边磨炼出思想和作风双过硬的精兵来,那才是全面的胜利。因此,要先把上甘岭的旗帜插上思想阵地,让鏖战在废墟上的官兵中涌现出许多活着的“黄继光”。

一支临战的部队,尤其需要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而每一个榜样,都往往是从悲壮起步,走向辉煌。

问题是,我们的榜样也食人间烟火,也有血有肉,也有情有爱。普通人有的,他们都有。

汶川大地震,一下子把人推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5·12”,它的谐音是“我要爱!”

那么,两难之际该如何爱,又如何取舍呢?

人,不到大难临头,很难看得出他的大爱是什么。

还说那位随时准备送妻子进产房的指导员。星期一,也就是5月12日,他因为妻子有早产的征兆,而家中又没有合适的亲人来照顾,只好破例向上级请了一天假。就在当天下午,汶川大地震突然爆发了。傍晚,他和妻子一边看电视,一边默默地流泪,为那些毁灭了的家园而痛惜,为那些无辜的殉难者而心碎。临睡时,妻子紧搂住他的臂膀,悄声说:“我怕!”

怕什么,她噎住了,没往下说。

天还没亮,他悄无声息地穿上军装,蹑手蹑脚地收拾随行的东西。妻子一直醒着,用担忧的目光盯着他。而他,似乎是不敢正眼瞧瞧她,看样子只想悄悄地溜出去。

妻子忍不住了,就问:“这么早,你要干什么?”

“这时候,军号该吹响了。”他低了头,一脸的愧疚。

妻子一听这句话,眼泪就流下来了。

在军营,起床号当然是准时吹响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坏天气。一个真正的军人,只要到了这个时刻一定会醒来,这就恰如公鸡叫不叫天都会亮一样。

何况,这一夜他根本没有入睡。



那召唤他的军号声犹在耳畔。一夜的辗转反侧，他还是想不出好主意，不知该如何跟妻子说才好。是的，他要走了。

这一走，几乎是不近情理，不可宽恕的。

他和妻子都不是本地人，在当地没有什么亲戚。这时候，岳母还没有从外地赶过来，而孩子随时都可能呱呱坠地，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要走。那么，妻子该怎么想？

当他一咬牙背起行囊时，妻子慢慢从床上坐起来了。妻子毕竟是一位人民警察，心理素质实在是好，而且不乏优雅和浪漫。因此，当她双手拥着即将临盆的大腹，说要为他唱支歌以壮行色时，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她唱过之后，丈夫是什么感受呢？不得而知。

当时他说了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说。他在屋内踱了几圈，然后猛地推开门，一步迈入曙色之中，给妻子留下的，只是一个行色匆匆的背影。而妻子只能一头扎在枕上哭泣，没人知道她哭了多久。

或许，他没想到妻子难产。

或许他想到了，那又怎么办？

军人也是人啊，活生生的人。他可否略停一下脚步，回过头，再望一眼家里那盏灯？

而此时，他已经一路风尘赶回军营了。

他归队的时候，汶川正经历间歇性的阵痛，它时不时地颤抖着，加剧着山体的滑坡、道路的断裂和房屋的倒塌。

5月13日下午2点30分，这位指导员带领他的连队登上伊尔-76运输机，风驰电掣地奔赴祖国的大西南。飞行途中，他含泪凝望着舷窗外，耳边犹闻自己临行时妻子的吟唱：

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阳，
抚平你心中的，点点忧伤；
一路为你擦亮，满天星光，
如果你在黑夜，迷失方向，
让爱为你导航……

原本是歌手陈明的歌，被妻子这么一顿一顿地唱过，变得哽哽咽咽的不再流畅，可是一下子就把他心中的冬天驱走了，真的。

奇怪的是,在那种令人揪心的情境之中,他妻子竟然能轻轻地唱出来。这真是,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想想看,当飞机一往无前地奔赴灾区时,这位指导员慷慨而又悲壮的行色,又怎能不令人感怀?

他对身边的战友们说,大声地说:“知道谁是真正的英雄吗?我老婆!”

此刻,满机舱的官兵没一个不感动的。

刺眼的闪电驰过他们身边,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在轰隆隆的雷声中划过天幕,血一般的云浪便从裂口涌出来。那一刻,他说他恍然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真的。

泪水涌上眼帘,为了不让战友发现,他扭过头凝望舷窗外,心里说:“我的孩子,这是个非常时期,咱家没人照顾你妈妈,你一定要顺顺利利地降生,千万别弄出什么意外啊。拜托了!”

飞机从乌云的缝隙穿过去,一路引吭高歌。

再说那位身患绝症的班长。班长,兵头将尾,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百万大军之中,班长可谓比比皆是,普普通通。唯其如此,就愈发显示出他们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如果说连队是一个人,而主官是头,那么班、排长就是脊梁。骨干作用,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发挥力量。

班长深知自己的作用,这时候他怎能不冲在前头呢?

我们知道,汶川的地震波迅速地向外扩展时,这位班长还拼搏在古城汴京的训练场上。他全副武装地匍匐前进,突然感到大地晃动起来,颤抖起来,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种动感来自遥远的家乡。

大约过了半小时,团里通知每个四川兵,要他们赶快往家里打个电话。一下子,四川兵都慌了,都急忙去找电话或手机。班长的心也悬起来:哎呀!我的家怎样了?我母亲还活着吗?于是,他接二连三地拨电话,可那边传来的总是嘟嘟嘟嘟的忙音,后来就毫无声息了。

许多四川兵都没有与自己的亲人联系上,他们的焦虑可想而知。而汶川,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那边的线路,不是被打爆了,就是断了。

13日凌晨1点,军、师、团的电话一通到底,十万火急地下达了抗震救灾命令,那种大战在即的场面十分紧张。由于紧张而引发的疼痛,不可避免地浮现在班长脸上,他双手紧捂着长了恶性肿瘤的胃部,嘴唇颤抖着趴在床上。这时,指导员来了。指导员对他说:“你患病一年多,体质不行,去灾区显然是不合适的,也只能留下来养病了。”



他听了，立马跳下床说：“我的病好多了。对于病，我的体会是，养不如斗。我的意思是……”

指导员摆摆手：“好了，这是连里的决定。”

一句话，把奔赴灾区的路堵死了。

他去恳求连长，也不行。

又去恳求营长、团长，都不行。

这让他心中很难过。谁都不提那两个字：胃癌。显然，谁都知道这种病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就是老故事重演。在我们部队，这样的老故事屡见不鲜，可是每一次发生都感人泣下——

他，我们的班长，居然趁着大家忙乱之际，悄悄混在队伍中奔向火线。肯定会有人立即发现他的，但是他的赤诚和执著感动了大家，谁也不忍心将这个秘密泄露出去。

下午1时许，某炮团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开封机场。清点人数时，连长奇怪了：人数报了两遍，怎么就是比该来的多了一人？

连长有些火了：“多的那一个，出列！”

一个弯着腰拉低了帽檐的战士，无奈地向前迈了一步。现在大家看清了，是他，瘦精精的，瞪着炯炯有神的双眼，一身的骨气。

跑道上，几架运输机相继滑过来，发出一阵紧一阵的轰鸣声。团长和政委走到队伍前，上下打量着每一个兵。

张政委沉下脸，问出列的这一个：“谁批准你来了？”

我们的班长沉默着。他本想说，不让我飞往家乡去奉献余生，那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他本想说，不让我跟着自己的队伍奔上火线，那我又怎能安心地养病？可是此刻，他克制不住泪水了。他哽咽着，只说了句：“政委，我的家离地震中心只有152公里。”

这一回，可就轮到张政委说不出话了。他本想说，回去，我命令你。可是他不能。因为，他从班长的眼神中意识到，这样做不适于一个刚强的战士，而且很可能造成一种误解，似乎绝症患者的余生只是为了活着，他对社会已经失去了意义。果真如此，那就是生不如死。他是班长，他不是“多的那一个”。况且，张政委立马想道，他的家离地震中心那么近，恐怕……那么，倒不如让他回去最后看上一眼，或许他的母亲还活着，正在家里苦苦盼着他的归来呢。那么，还是让他去吧。

汶川的“5·12”，从每个子弟兵口中呼出来，是“我要爱！”

而班长家与汶川相距的“152”，那谐音又是什么？是“要我爱！”——他的母亲和其他亲人，都在急切地盼他快回来，回来救他们。

奇怪，谐音也有如此惊人的巧合。

而这种巧合未免太残酷。是什么意思呢，两组谐音的代价太沉重了。

问题在于，我们的班长在选择爱的取向时，将会怎么做呢？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的。

此时，张政委也只好说：“入列吧，你千万要注意身体。”

“是！”大喜过望的他举手敬礼。

转过身，恨不能一大步就跨上万里长空。

在他身后，是一双双闪着泪光的眼睛。

我想，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吧，一如军政委赵以良强调的。

飞机又是风驰电掣，一往无前。

这样的指导员，这样的班长，由于各自的特殊情况，他们是完全有理由留下来的，一个起码可以等到妻子生产之后，一个起码可以等到自己病情稍有缓解，再去参加抗震救灾的战斗。然而，他们不仅铁了心非去不可，而且立即出发，就像在战场上听到了冲锋号。

冲锋号一响，每个人都是黄继光。

黄继光生前所在的部队，这时候更是群情鼎沸，争先恐后。文东团长从师部开会回来，很激动地告诉大家：“赶快叠伞，赶快做好出征的准备！”

这一次，黄继光团将要出动 1650 名指战员，其中 600 人执行伞降任务。

从晚上 11 点半直到凌晨 4 点，全团的官兵完全进入临战状态。战前动员、紧急叠伞、准备有关物资和器材，各项工作进行得紧张而又有序。

就在即将出发时，文东团长接到上级通知：因气象条件不好，整个部队准备摩托化行进。

准备跳伞的 600 名官兵，都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谨慎，也太让人遗憾了。当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次伞降有多么危险。

出征时，这支部队是这样点名的：在猎猎迎风的军旗下，在战斗英雄黄继光铜像前，指挥员站在静如磐石动如疾风的方阵前，面对一片闪动着铁绿色光斑的钢盔和一双双大无畏的眼睛，发出一声深切的长呼：

“黄——继——光——！”

于是，官兵们齐声大吼：“到——！”



天地间,随即爆起一连串回声:“到!到!到!到!到!……”

你知道起飞线上到底有多少人?

赤胆忠心,奔赴危机重重的前线

5月12日晚上,让每个军人都产生大战在即的感觉,那是在和平时期难以体会到的,无形中有一种紧迫、严峻而又压抑的气氛,咄咄逼人地使人亢奋、激动而又坐立不安。空降兵所有的营区都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身影,官兵们都在急匆匆地做准备。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行程,奔走着同样心情的官兵们。在职的、离任的、出差的、休假的、结婚的、探亲的、就学的、进修的、治病的,乃至一些转业的、退伍的,不论是在干什么,也不论官职大小,都仿佛听到进军号的召唤,都主动从四面八方归队了。在国防科技大学就学的军参谋长李凤彪,从国防大学毕业后到空军指挥学院临时担任教授的师长王永臣、师政委黄宏,听到空降兵即将出征的消息后,都慷慨激昂地主动请战,都风尘仆仆地奔上了第一线。

风萧萧兮易水寒!那种无比悲壮的情景,一如当年而胜似当年。无数为报国而赴难的壮士,就要义无反顾地出征了。

某部司家安政委素有写日记的习惯,就是再忙再累也要记上几笔。他在13日凌晨这样写道:

“一夜未眠。我反反复复地想着,我们部队还没有参加抗震救灾的先例,各级领导包括我本人在内,更没有亲自组织过部队抗震救灾工作,那么,该如何指挥地面和空中的开进,如何与地方党委和政府接好头,如何组织部队全面展开施救工作,如何做好在此期间的政治工作,如何攻克可能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如何完成每一次救援任务,如何为灾区群众多做些什么,又如何保证官兵们的自身安全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

应该说,空降兵的各级指挥员的心态都是如此。

副师长黎纲要也是一夜未合眼,一直为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忙碌着。天还没亮,他来到师长杨杰和政委司家安面前,声音沉稳地说:“我们的先遣部队已经叠好900具降落伞,捆绑好108件准备空投的物资,从战前动员到登机出航的每一步工作都检查过了,现在整装待发!”

“好!”司政委说,“再想想,会不会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黎纲要说:“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杨师长问：“黎副师长，你觉得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没说的，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嗷嗷叫！”

确实如此。当时，官兵们每一颗赤诚的心，都犹如上弦的箭。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临战前的气氛非常有感染力，能使人激动、亢奋、热血沸腾，如果你挺进在这个战斗行列里，那就犹如投身于呼啸的浪潮之中，你情不自禁地向前跃动着，也被一个个浪头不断推动着，与众多战友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

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形，不要说那些忙忙碌碌的身影，杂沓纷乱的脚步声，仅从某团政委孙传海的工作日程上，就看出异常紧凑的节奏来了——

当晚 21 点 30 分，接到上级关于抗震救灾的命令，他立即从训练场赶回团部；21 点 50 分，团常委会紧急研究和商讨各项准备工作；22 点，与团长一起指导机关同志修改出动方案；凌晨 1 点，召开党委扩大会，向相关人员下达具体指令，并提出具体要求；3 点 30 分，与团长等人分头去检查各单位准备工作；5 点 10 分，跑步回家去准备自己要携带的东西……

收拾行囊时，一阵肩周炎引发的痛楚使他不得不暂时停下来了。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揉揉自己的肩膀，却不知不觉地打了个盹。突然，他被 15 岁的儿子摇醒了。儿子把一瓶药塞到他手上，说：“爸，快出发了，把治肩周炎的药带上。”

他赶紧看看手表，赶紧背起行囊，赶紧跨出屋门。一边走一边回头说：“中考要考好，马虎不得！”

这是他临行时，扔给儿子的一句话。温馨的家，体质不好的老婆，懂事的儿子，满意的和不满意的，统统都不要了。唯一要的，就是抗震救灾。

临战的紧张状态，让官兵们都激动不已。奇怪的是，这场特殊战斗伊始，就似乎有一种火药味在弥漫。

炮二连班长王进的家在安徽宿州，父母体弱多病，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的哥哥支撑。5 月 12 日早上，广州一家医院突然打来电话，通知他：你哥哥遭遇车祸，生命垂危。王进只觉得头轰地一声，顿时出现一片空白，一下子坐在地上。

指导员听说这件事后，立即为他请了 20 天的探亲假。王进心急如焚，马上去火车站买了特快车票，收拾一下准备动身。

就在当天晚上，上级下达了抗震救灾的命令。全连、全营乃至全团都动员起来，写决心书的，向团党委请战的，在黄继光铜像前宣誓的，一个赛一个的硬汉子都站出来了。降落伞都叠好了，各种救灾物资也齐备了，官兵们一个个都整装待发了。王进一看，战友们都嗷嗷叫着出征，就是没自己什么事。这下子，他可沉不住气了。他跑去找连长，果决地说：“我不休假了！”



连长说：“你的情况特殊，还是赶紧去广州吧。”

王进一跺脚：“不！我一定要跟连队走，这么大的行动不参加，回头连肠子也悔青了。”

“那你哥哥怎么办？”

“我赶紧把抢救他的钱汇过去，让我父亲去广州照顾他。”

连长见劝说不成，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王进转过身，连夜加班打点行装。

天刚亮，他已经跟着连队上了飞机。透过舷窗，他默默向南方眺望一阵，不知不觉地眼泪就流下来。

“哥哥，对不起！”他哽咽着。

稍作回首，我们来看看某部某团会议室。

此时，团长刘甫清正主持临战前的紧急会议，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从容不迫，可还是让人觉得毕竟与以往不一样。在场的几十位营、连主官，个个都带着跃跃欲试的临战姿态，连轻轻一声咳嗽也非同往常，似乎在克制某种激动和紧张。

电话中，师长牛七伟问：“老刘，你们完全准备好了吗？”

刘团长答：“没说的，我们团随时准备出发！”

问的紧迫，答的有力。

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这时他的孩子病了。妻子打来电话，声音哽咽着：“孩子正在发高烧，病得不轻啊。”

“发高烧？”老刘有点火了，“怎么赶在这时候发高烧，不像话。”

妻子也火了：“发高烧还要选个时机吗？”

老刘苦笑一下，带着歉意。孩子病了，偏偏赶在这时候，你说这怎么办？没办法，他只能压低声音说：“我正忙着，你自己带孩子上医院好了。”

“可是，营区离医院那么远……”妻子没说完，那意思他是明白的。

派一辆车过去？不行，每辆汽车都随时准备奔赴机场。

派一人过去帮帮她？也不行，每个士兵都随时准备登车出发。

没办法，他索性把这件事放在一边，跑下去作战前动员了。

接下来就更没时间顾及家里的事了。想想看，当时该是何等忙碌：紧急集合、起飞、落在灾区、抢险搜救、修路架桥，一连十几个昼夜“连轴转”，他忙得连自己家和孩子都忘了。顺便说一句，一天夜里他梦见孩子住了医院，吓得他一头冷汗，爬起来想往家里打个电话。可是，深山的通讯信号不好，根本就联系不